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五十九回 吳恩渡江逢知己 群雄無意遇賊人

《頤性歌》：莫要愁，莫要愁，前生定數豈能由。貧窮枉抱貧窮恨，富貴空勞富貴憂。無定鳥，不繫舟，識破任優游。 顧煥章、劉洪太、李德太拿住了韓登祿，忽見從山洞出來一隊人馬，是馬大人即馬成龍等出來。顧煥章他一看，知道東山口已破，趕緊說：「賢弟，你我大家趕趕吳恩去。」

書中交待，馬成龍等是從哪裡來？只因穆將軍帶大隊進了山口，與那些賊兵打仗交手，殺的賊人五零四落。馬成龍、馬夢太、高杰、白勝祖四個人殺進了祁河寺，但則見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被釘在樁樁之上，過去用刀剝開繩扣。瞧那邊還站著一個，並不認識，五官相貌不俗，大概是一位俠義英雄，過去也把繩扣與他剝開，問明白了他的名姓。兩邊賊人喊殺連天。見王天寵獨戰任鳳山，馬成龍躡過去說：「王賢弟閃開，待我來拿他！」任鳳山見眾會總俱都逃走，就刺他一人，孤掌難鳴，又見馬成龍過來要與他動手。任鳳山本領藝業高強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。他有一個兄弟，名叫任鳳姣，死在大清國的將官侯化泰之手，他立意要給他兄弟報仇。今天遇見馬成龍，掄刀照定馬成龍就刺。馬成龍用寶刀往上相迎，只聽「咯噠」一聲響亮，竟把任鳳山的刀揮為兩段。任鳳山轉身要走，被馬成龍一刀殺死。馬成龍問：「吳恩往哪裡去了？」大眾說：「進大殿從地道逃走了。」馬成龍、馬夢太、高杰、白勝祖四個人一並追將下來，方一出洞口，只見顧煥章正拿住韓登祿，與劉洪太、李德太正在那裡講話。他四個人趕到，說明來歷。馬夢太過去連忙叩頭，說：「原來是二位師兄。」劉洪太、李德太說：「賢弟請起，你我暫且不要敘禮，趕趕吳恩要緊。」王天寵也隨後趕到。

眾人把姜鴻放起來，說：「你要歸降大清營，我們大家作為引線之人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姜鴻說：「求大家開恩，饒我這條性命吧，我情願效犬馬之勞！」王天寵說：「你來撐這只小船，趕趕吳恩。」這幾個人來至山坡以下，見這只小船仍然在那裡未動，姜鴻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吳恩並不會水，他從哪裡逃走了？」王天寵說：「我已把韓登祿殺死，你在此必知道他往哪裡去了，必有可通之路。」姜鴻說：「從這裡往東走，不到一里之遙，有一道山澗，有五六尺寬，那裡可以躡得過去。過那道山澗有一道大嶺，名為金沙嶺。下了金沙嶺，再走四十里地的山道，一出山口就到范村，那裡是一座大鎮店。由西村口過江一直的往西南，就是大竹子山的去路。」王天寵聽罷，說：「既是你這條道路甚熟，你就頭前帶路。」姜鴻說：「諸位俱跟我來。」王天寵、顧煥章等六個人跟著他一直往東走了不遠，都是沿山的崎嶇道路。到了那道窄山澗之所，姜鴻他先躡過澗去，王天寵諸人跟著躡過去。到了金沙嶺，順著那曲曲之逕，往北走了有四十里之遙。

此時東方發曉，天色已然大亮，見前面有一片村莊，及至臨近再看，原來是一座大鎮店。姜鴻說：「你們眾位老爺們跟我先到江口，看是如何。」眾人來到江口，見先有一隻小舟，已過江去甚遠。王天寵到了這臨近的鋪戶中一訪問，說：「方才有一個老道，你等可看見從此過去了嗎？」那鋪中人說：「不錯，方才有一位道爺從此過江，他並不搭伴，要單僱一隻船。我們這裡有一個人久在這江口使船的，名叫海順，他方才把他渡過江去了。你們幾位早來幾步也就趕上了。你們幾位是和那道爺在一處的嗎？」王天寵說：「我們不是一處的。我們是大清營的差官，來到這裡追拿賊的，他是叛逆吳恩。你們這裡可有船嗎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那邊過來了一隻小舟，靠在江岸。王天寵早已看見，轉身過去說：「朋友，你渡我們幾個人過江。」那使船之人拿眼一瞧王天寵這七個人，說：「你們幾位要過江？請上來吧。」王天寵等上了小船，那使船之人把跳板一撤，船家用腕子一點，這只船飄蕩蕩往前行走。王天寵見這使船之人，暗吃一驚。此人年過三旬，細腰虎背，面如紫玉，兩道英雄眉，一雙虎目，鼻直口闊，海下無須，正在少年；見他兩隻眼睛燦燦的放光，由大眼角有一道紅線，大行家一瞧，是一道水濕紋，這人水性頗通。王天寵點了點頭，問：「這個朋友貴姓？」使船的那人說：「在下姓李，名杰，乃陝西延涼衛的人。因找我兄長，流落在此處，買了一隻小船，就在這江口使船為生。」王天寵說：「你兄長叫什麼名字？」李杰說：「我哥哥叫李英。」王天寵說：「莫非就是浪裡飛行翻江太歲李英？他是你哥哥麼？」李杰說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王天寵說：「可巧遇見我，就算找著了。你哥哥在祁河寺幫助我等打賊。你是多咱來到此處的？」李杰說：「由去歲春天就在這江口。」王天寵說：「你有外號沒有？」李杰說：「我有一個小小的外號，人稱水底金龜。皆因我在水中能住三天五天的工夫。」王天寵說：「你幫著我們把吳恩拿住，回歸大清營，與你哥哥見面，也可以保舉你弟兄作官。」李杰說：「好。尊駕，你是何人？」王天寵通了名姓，又給大眾引見。大家言投語合，坐著這只小舟，飄蕩蕩順著大江到了西岸。叫李杰這裡等候，七位英雄下了船，這裡一訪問，有位老道方才過去，尚走不遠，還在這裡吃飯來著。

這幾個人看天色不早了，有心在這裡吃飯，又怕跑了；有心要往下追趕，肚中又是饑餓。總皆因是顧煥章、馬成龍等貪功，眾人一想：「這是萬年不遇的機會，不可錯過。為大將者不能講究寒暑，身報鐵甲定煙塵，渴飲刀頭血，睡臥馬鞍心。今日之事，你我努力往下追趕，務要將妖人拿住，立這一件奇功！」眾人順著道路往下追趕。天正在四月的光景，甚是炎熱。眾人約走了有二里之遙，天色到晚飯時候。高杰說：「可了不得啦！又渴又餓，又暈又乏，咱們找個地方歇息歇息吧。」白勝祖用手一指，說：「你來看，眼前那一帶綠樹濃蔭之處，大概是一座山莊，你我到那裡歇息吧。」高杰說：「甚好。」大家說說講講，就來在那座莊口。眾人是由西北往東南走，正走在這座村莊的東頭，往西一看，是一趟大街，南北的住戶。只見村頭路南有一座便飯鋪，坐北向南的五間房，外面搭著天棚，周圍有葦子花障，靠著門首東西兩邊，有四株楊柳樹。

這七位英雄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眾人都都乏懈了，想著在這裡歇息歇息，吃杯茶水。眾人進去，到了天棚的東邊坐下。只見打屋中出來一個跑堂的，年有十八九歲，身穿半新細毛藍布半大褂，藍布中衣，白襪青鞋，系著一條圍裙，上邊連個泥點也沒有，洗得乾乾淨淨；白生生的臉膛兒，黑漆漆兩道眉毛，白分明，長的乾乾淨淨，很透著機靈。馬成龍看罷，一擺手把小伙計叫過來，說：「你給我們拿一包茶葉，煮壺茶來。」小伙計答應，過去給送壺茶來。馬成龍給眾位倒上。顧煥章說：「馬大兄弟，你我闖蕩江湖，遊歷各省，不想今天來至此處。這裡地土風情又別換一番的境界，真是一處不到一處迷，是處不到永不知。」大家齊說：「這話有理！」馬成龍把小伙計叫過來，問：「你們這莊村叫何名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叫鄧家莊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你們這裡賣什麼吃的？我們大家在這喝點茶，吃個便飯。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淨賣家常便飯，不預備應時小賣。天時炎熱，荒莊野境。」馬成龍說：「給我們五斤女貞陳紹，再叫他給咱們煎炒烹炸，配八樣菜來就是了。」顧煥章說：「很好。」小伙計擦抹桌案，把酒菜擺上。七位英雄落座吃酒。馬夢太說：「咱們這裡吃完了酒，也該回去吧。老道吳恩可追不上了。」正說話之際，只見從西邊來了兩個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紫花布褲褂，青布快靴，麵皮微黃，一臉的怪肉橫生。這兩個人進了這座飯鋪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我們莊主爺今天來了朋友啦。今天廚房菜不齊，我們廚子老實劉派我到你們這要點東西。」裡面掌櫃的問：「要什麼？」那兩個人說：「與你們要一隻雞、三隻鴨子，要點藕，兩尾魚。」掌櫃的說：「作什麼？今天你們莊主這麼闊呀！」那人說：「今天我們莊主來了貴人啦，乃是八路都會總賽諸葛吳代光，由祁河寺敗陣回來，說後面還有好些個大清營的戰將追過江來。依著那吳恩他一定要走，我們莊主苦苦的相留，說：『不要緊，有大清營的戰將追過來，全有我哪。』我們莊主爺的外甥秦遠也死在祁河寺內，我們莊主一定要與他外甥報仇。今天吩咐廚房預備果酒來吃，偏巧我們廚房菜不齊，我們廚房派我來到你們這借菜。」掌櫃的把他所要的東西都給他拿出來，兩個人拿著東西去了。